猕猴·椰林·大海

■魏有恒

汽车在明晃晃的阳光中穿行。沿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岸边起伏弯曲的山路走,不久就见公路右边一块大蜡石上,刻着南湾村三个竖排红色大字。再远处,一行又一行浪花扑入眼帘。

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南湾村,但是说起猴岛,大概没人不晓。猴岛位于南湾半岛,南湾村则与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为邻。

停车四望,公路右边是南海,左边有山峦。海岸线曲折连绵,该凸时凸,该凹时凹,错落有致。山上是茂密翠绿的热带雨林。

我想在南湾村的村牌前来个留照纪念,还没准备好姿势,突然,几只猕猴从公路对面的山沟里蹦出,又蹿又跳朝我们直奔而来。

早就听说这猕猴保护区的猴子不安分,经常越界来居民区逛荡。可没想到那么快,我们就与这些猴子邂逅了。与猴子对视的间隙,在一边做买卖的阿姨适时向我推销她的花生和芒果,说这些都是猴子喜爱的食物。我知道擅自对野生动物投食是禁止的行为,便拒绝了她的"好意"。有几只猴子不停地在我身边转悠,圆溜溜的眼睛不停地紧盯着我空空的双手。看着这些贪吃的猴子,我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只好与伙伴们向海边走去。

海边有一大片椰林。椰林茂密的羽状叶片像巨大的遮阳伞,在沙滩边撑起一片绿荫。海风从远方吹来,椰叶摇曳,沙沙作响。阳光从天上斜着照下来,落在林梢上,给沙地上留下一片阴凉。几个游人坐在椰子树下,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闭眼休憩,个个气定神闲的样子。

脚步踏着湿软的细沙,耳边响着哗哗的浪涛,目光所及,海天一色。我们沿着海的边缘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索性赤足踏进海水中,让海水的清凉从脚趾开始,逐渐蔓延到身心每一个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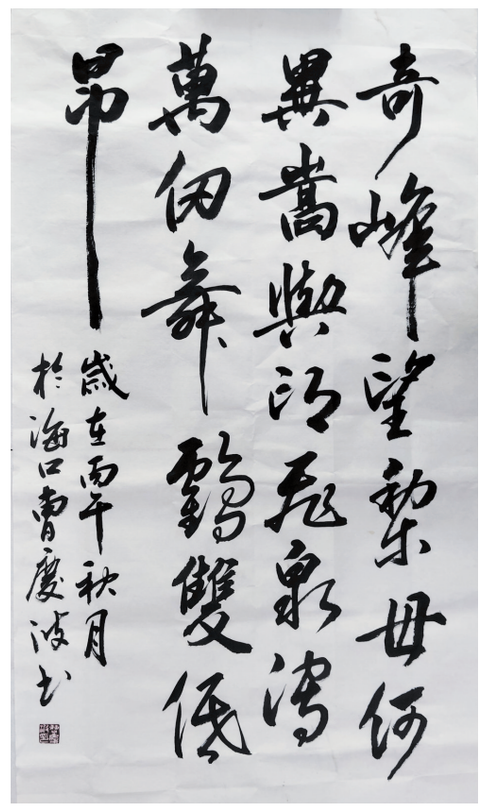
突然,我感觉滩涂上晃动着许多小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许多小蟹从沙洞里钻出来,快捷地在潮湿的沙地上嬉戏觅食。我童心焕发,悄悄地走过去,蹲在地上观赏这些小动物。这些小蟹大多为沙蟹,横行迅速,让人们难以看清它的真面目。还有招潮蟹,雄蟹举着如小提琴般的大螯,向雌蟹摇摆炫耀。寄居蟹则顶着用螺壳做的房子四处招摇。我想再接近它们,可刚一挪脚,它们像得到口令似的,倏忽闪进沙里,全都不见了。

一条旅游栈道在海边的红树林蜿蜒。我们沿着栈道走向海面。日已西斜,阳光的热量仿佛被大海稀释了,照在身上,温柔如许。海浪从栈道下涌过,漫进旁边的红树林里。几只白色的海鸟从远处飞来,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又落在近处的红树上。海鸟洁白的羽毛在绿色的枝叶间格外惹眼。云朵让夕阳染得色彩斑驳,海水倒映着天空,海面变得灿烂无比。我们彼此对视,发现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橘红色的阳光。

"看啊,有飞鱼!"我顺着伙伴的手指望去,在不远的海面上,一群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从海中飞出来,呈弧线滑翔后又钻入海里。如此连续反复三四次,海面上便归于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夕阳淡去,我们返回岸上。我问在公路边摆小摊的阿姨,南湾村的乡村旅游还有什么景点。阿姨说:"可多了,沿着这条公路走,前面有渔村码头、民宿、黎家美食、雨林景观、戏水沙滩,也有四处晃荡的猴子……"

我们觉得无需往前走了。半天下来,我们在这南湾村一隅,早已陶醉于这椰林大海、沙滩栈道,还有调皮的猴子和浪漫的夕阳。



曹庆波 字

一棵梭妹树

■苏影

梭妹树,是海南西部村庄十所村军话的叫法,它的本名,唤作酸梅树。

我半生奔波,走过大江南北,看过万千田野,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始终是老家十所村的梭妹树。十所村是个古村,梭妹树散落于村头巷尾。若从高空看去,村庄宛若一张芝麻饼,一棵棵梭妹树便是零星点缀于饼面上的芝麻,看起来很渺小,渺小到地图上都寻不到它的踪迹。其中有一棵挺拔的梭妹树,它比村里任何一棵都要高大,在我看来,它往那一站,整个村子便有了主心骨。

那棵梭妹树离老马井几步远,是全村人共同守护的镇村之宝。多少年来,它静静伫立在村东,守护着一村烟火。它有多少岁了,没人说得清。爷爷说,太爷爷曾说过,从他记事起,树就那么大了。那么,从太爷爷小时候算起,树龄起码百年以上。在我印象里,这棵树树干粗壮敦实,三四个后生手牵手才能合围环抱;树身沟壑纵横,刻满了时光的纹路;树身高达二十多米,巨大的树冠四散铺展,撑开一片庞大的绿荫。树根伸得很远,顺着树根东去十余米,便是"天南第一泉"伏波井。

炎炎夏日,它会撑开浓密的枝叶,将灼灼烈日抵挡,树下一片清凉。田里劳作归来的村民,井畔洗衣的妇人,井边挑水的婆娘,嬉笑打闹的孩童,都爱齐聚在树荫下纳凉闲谈。男人们往树下一躺,鼾声和叶间麻雀齐鸣;女人们围坐闲话,谁家女儿出嫁了,谁家媳妇最能干,谁家的牛走丢了,说得眉飞色舞,忽而又压低嗓音,生怕被风捎进谁家院墙里去。小孩自觉无味,索性去追逐阳光穿过枝丫筛落的满地碎金。

最热闹的是酸梅挂果的时节。胆大的孩子如猴子般噌噌爬上树梢,一把一把将酸梅往下扔,树下顿时喧闹起来,你抢我夺;也有自信满满的孩子从树上跌落摔断骨头,却从不长记性,伤愈后爬得更欢。胆小的孩子取来长竹竿胡乱敲打,也能敲得袋实兜满。树下总坐着一位阿婆,常年拎着竹篮,默默将掉落的酸梅果捡入篮中,分给前来摘果的孩子;若是瞄见哪个孩子要爬树,便放下篮子来驱赶——但哪里能赶上呢,唯有摇头伫立眺望,脸上挂满担忧。

对于那个年代的我而言,酸梅果是天底下最好的零食。兜里揣上一把,放学路上,放牛途中,你一颗我一颗,蘸上粗盐塞入口中,酸咸一起炸开,浑身一哆嗦,口水哗地涌了上来,纵使酸得龇牙咧嘴,却是越吃越上瘾。

夜里,月亮升起,树被风一吹,树影便活了;风再一过,月光碎成一地银。端着小板凳来到树下约会的后生公和婆娘仔,他们三五成群,后生公坐一排,对面婆娘仔坐一排,就着皎洁月光,对起山歌。我们这些孩童,躲在一旁听他们对山歌,便觉得,那是世上最浪漫的约会。

哥一句:来哥身边坐着听,梭妹树下对山歌。

妹回他:妹们生来给哥耍,给哥耍去做老婆。

哥又回:一条板凳四条腿,妹要嫁哥便讲好,等哥回去睡得着。

妹害羞:冷水泡茶慢慢浓,妹要嫁哥又怕穷,等妹回去问爹娘。

村里人常打趣:梭妹树下来说妹,梭妹酸酸总成对;梭妹树见证的姻缘,看着酸,嚼着甜。

离开十所村很多年,我今年清明回去,听身旁旧时伙伴说起,村庄正在搬迁,怕是以后吃不到酸梅了,他说罢随手递来一颗。井还在,井畔那棵梭妹树还在,却再不见树下捡果的阿婆,听说她已去世,就睡在树后的山坡上。也说不清从何时起,村里的年轻男女不再到梭妹树下对山歌谈情说爱了。

我口里含着酸梅果,还是那么酸,舌尖缝隙间溢出的酸味,悄然翻滚。

记忆里的图书城

■妙与

那家图书城,早已停业了。

二十年前,提起这个地方,是我们少年时代心照不宣的向往。

——"放学去图书城吗?""走!"

这家"黄河图书城",也恰似一条活水,轰轰烈烈闯入当地的图书租借市场,以独有的方式,滋养着小城一代少年。

一块鹅黄色的牌匾连着四间铺面,黑色行楷大字醒目地嵌在上面,使图书城看上去气派十足。"今天去图书城吗?""要不要去那边看看?"伙伴间随口的邀约,像拜访相熟的老友一般自然,大家熟门熟路,总爱往这里凑。

来这里租书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少年孩童。镇上的孩子,仿佛被某种魔力吸引,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此地。兴许在偌大的图书城里,在那本从遥远的德国漂洋而来的童话书中,说不定潜藏着一位技艺高超的吹笛人。

在图书城,花二十块钱办张借书卡,就可以借遍店里所有的品类,何乐而不为。二十年前,在这个网络尚不发达、智能手机仍未问世的闭塞小县城,看书是所有不同年龄段学生保底的娱乐项目。而这里的"书",可不单指教辅书之类的"正经书",还涵盖了漫画、小说、绘本、杂志等等类别丰富多样的课外书。精美的插图、摄影照片让我们以最直观的方式领略世界各地的风景奇观,富有童趣与哲理的文字又牵引着我们细细观摩每一位艺术家无与伦比的精神殿堂。

当时镇上做图书租借生意的店家并不多,它是规模最大的一家。似乎是嗅到了县城租书市场的巨大空白,图书城建得宽敞又气派,宣传广告打得响亮,选址也别出心裁。一夜之间,它的名号就传遍了这个常住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县城。一座横空出世的图书城,就这样闯入了县城青少年贫瘠已久的精神世界。

与此同时,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路上无情碾过所有脚力渐衰的人、事、物。经济形势的大好带动图书行业蓬勃发展,借书这种经济环保的消费方式逐渐被购书所取代。

我们的老朋友,曾滋养了无数少年心田的"知识之河",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终于流尽了它的最后一滴水,永远地干涸了。书架被悉数掏空,放倒拆卸成废木板等待废品车的到来,图书们不知所终。鹅黄色牌匾重新粉刷成橙红,挂上硕大的幼圆加粗白色字体"24小时快餐"。

时至今日,偶尔路过那家快餐店时,我仍会驻足片刻,仿佛仍能听见借书机微弱的呼吸声——"嘀"。图书城的大门早已不会再为我们敞开,它曾经为一代小城少年推开的那扇通向广阔世界之门,永远留存在心底,不会关闭。

今天,是骑手老婆的生日

■肖正中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

女儿远在厦门读大学,很久都没来电话了。儿子在县一中读高中,要晚上九点多才回来。

中午的时候,我炒了点自己制作的香肠和猪血丸子,再炒了一盘白菜,然后打老婆的电话:"回家吃饭了,今天是你生日,不要等到饭菜都凉了。"

老婆在电话里匆匆应了句:"送完这单就回去。"

老婆跑腿送外卖差不多一年了,虽是一介女流,但抢单和送货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男骑手,上半年每个月的单量都排在公司第一。

九月份出了次交通事故,休息了两个月,从十一月份开始,又风雨无阻地奔跑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有时候,我骑着三轮车去工业园寄快递,会在大街上遇见老婆,看到她匆忙穿梭在人流或车流中,背影时隐时现。

差不多半小时后,老婆回来了。她推开门,一边取下头盔,一边说:"碰到一个刁蛮的客户,东西买错了,不停地骂我,我说帮她去换也不行,就是不肯付钱,我报给公司了,让公司去处理。"

我说:"那就不管了,吃饭吧。"

我把饭菜端上来,倒了两杯饮料。

菜香味在屋里弥漫开来,老婆夹了片香肠丢进嘴里,说:"嗯,真好吃!"

我端起一次性塑料杯,还没喝,看着桌台上简单的饭菜,突然间伤感了。

结婚二十多年,生日也过了二十多次,一点都记不起每一年过生日的场景。现在孩子还没长大,一家人就很难有机会围坐在一起了。再过几年,儿子也读了大学,像他姐姐一样远离了我们,以会就更难有机会围坐在一起了。

想象着若干年以后,夫妻俩都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样子,会不会也像今天这样,儿女都不在身边。只剩下我们两个老人,坐在火炉边,过着自己的生日……

我喝了一口饮料,夹了一片白菜,连同伤感一起,吞咽到肚子里。

我对老婆说:"打过霜的白菜真好吃,清甜。"

下午,和老婆一起回村里取豆腐,准备晚上做猪血丸子。回来的路上,老婆顺便接了个跑腿单,去万利隆取蛋糕送给客户。到万利隆看到蛋糕上的收货人信息,老婆突然傻笑起来。

我说:"你别吓我啊,接了个顺路单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老婆神秘地问道:"你知道这蛋糕是送给谁的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

老婆说:"这是送给我自己的蛋糕,老板订的。"然后她又加了一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生日蛋糕。"

我骑着三轮车,老婆坐在我旁边。老婆说:"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玫瑰花,是跟你一起在深圳打工的那个'三八'节,老板娘给全厂女工每人订了一枝玫瑰。"我看着前面的大路,没有说话。今天是老婆的生日,我知道她的弦外之音。送花这样的浪漫之举,年轻时候都不曾干过,现在居家过日子,浑身是柴米油盐的烟火味儿,更是觉得矫情。

我倒是记起2007年,我们在深圳龙岗开店,情人节的那个晚上,我对儿子说:"走,一起去给你妈妈买一束玫瑰花。"

老婆听了,说道:"买什么买?一枝玫瑰可以买很多白菜了,一周都吃不完。"我后来虽然没有买玫瑰,但还是在卖花的地摊上捡了一束,拿回去送给老婆。回到家,儿子马上就把我出卖了:"那是爸爸在地摊上捡来的。"

我说:"捡来的玫瑰也是玫瑰。"

老婆把花插进一个可乐瓶里,在里面装了水,摆在出租屋狭窄的窗台上。一眨眼,快十年了。那时候,我头上还没有白发,儿子也只有四岁,老婆的眼角还没有鱼尾纹……

时间真快,今天又是老婆生日了。

《荷》(沙画)。 陈国婷 作



南渡江的早晨

■谢来龙

清晨,窗外的南渡江水涨满了河床,江水柔柔泛着涟漪,在晨光中,江水呈现墨绿色,更像是崭新的绸缎,挥舞过海口这个城市的空间,它像是正在被一双双多情的手轻轻地牵引着,无限地延伸着,直到舞出港湾,和蔚蓝的大海交融在一起。

江面之上,一座名为海新大桥的桥梁,横贯东西,把海甸岛和新埠岛连接起来,桥面上的车辆也在晨光中来回穿梭。眼前可见对岸右边的一幢幢崭新的小楼房,鳞次栉比,楼房的屋顶都是一派的红色,充满欣欣向荣的景象。江的左边则是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有的楼房正在施工,楼房周围用绿色的安全护网包围着,水泥搅拌车从隔岸传来搅拌时发出的轰鸣声,它伸着弯曲的铁臂,高高耸起,往楼层注入血液般的混凝土。这繁忙景象不禁让人联想起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脚步。这脚步既急促,又稳健。

江面上,一条小船从眼皮底下缓缓驶向江的中心,船上两人身上穿的都是同样的服装,外加一件红色的夹克,我起初还认为他们是渔民呢,认为他们是去赶着涨潮,到江中撒下渔网。可观察了一阵,原来他们的船驶向了江边的一个漂浮物,一根横七竖八的树干,昨天晚上我在江边散步时,还特别关注过它,是一株木头。它就在我楼下的江岸边,现在被涨潮后的水流浮起。那两个人用一根绳子系在这根漂浮物上,开着船往对面驶去,这回可以断定他们是这南渡江上的清障工了。他们守护着大海,为大海的畅通提供了保障。

涨潮的江水,会让不明真相的人搞不清楚哪里是上游和下游。刚才有一幕也让我一下子犯糊涂。一个物体从我楼下的江岸边快速地向江的斜对面游去,我透过玻璃窗紧紧地盯着,它像一个人的脑袋,我于是猜想,怎么那么早?就有人游入江中。可是看了老半天,那不是人的脑袋,而是一个物体,它体积不大,而且很轻,它应该是被涌上来的潮水推着走的,它完全不能自主。你看那些海潮涌上来的涟漪,在江中斜着拉开,差一点就让我误认为是渔民们一早起来撒下的网标。所以,凡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潮起潮落,势不可挡。一条江的命运是这样,天下大势也是这样,只有把握大势和事物的规律,才不会被历史淘汰。

南渡江啊,你是怎么生成的?你发源于霸王岭的山脉。我来自霸王岭的故乡,这分明是从江头来到江尾,来思考这条江的命运。但一路上,有多少涓涓细流让它壮大。最后,它才有足够的力量注入大海。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